佛說鴦掘摩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五百衆俱舍衛城中有異梵志博綜三經無所疑滯具暢五典所問即對精生講肆莫不稟仰國老諮諏群儒宗焉門徒濟濟有五百人上首弟子名鴦掘摩晉曰指鬘儀幹剛猛力超壯士手能接飛走先奔馬聰慧才辯志性和雅安祥敏達一無疑㝵色像第一師所嘉異室主欽敬候夫出處往造指鬘而謂之曰覩尒顏采有堂堂之容推步年齒相覺不殊寧可同歡接所娛乎指鬘聞之惶悸怖懼毛衣起竪跪而荅曰夫人比母師則當父猥垂斯教儀不敢許心所不甘甚非法也師婦又曰飢者與食渴給水漿有何非法寒施溫衣熱惠清涼有何非法裸露覆之危厄救之有何非法指鬘荅曰趣惠急寬濟窮頓實無非法夫人母也師之所重隨婬著色惕犯非宜如鈍蝨體

止

服毒裒師室聞之即懷愧恨歸自摠滅裂衣裳鬱金黃面陽愁委卧時夫行還問曰何故有何不善誰相觸觸室人諾曰君常所歎聰慧弟子柔仁貞潔履行無闕君且不在來見牽掣欲肆逆惕妾不順從而被凌侮摧捽委頓是以受辱不能自起師聞悵然意懷盛怒欲加楚罰指治姦暴慮之雄霸非力所伏退欲靜默深惟不道穢染閨門上下失序進退沉吟將如之何乃伊邑歎曰當微改常倒教而教使煞人限至于百各貫一指以鬘其頷煞人之罪罪莫大焉不加楚酷必就奪戮現受危沒沒墮地獄不可釋置繼使滋甚也

於是師命指鬘而告曰卿之聰慧所學周密外堂入室精生無首唯之一藝未施行耳指鬘進曰願聞所先師曰欲速成者宜執利劍隈於四衢躬煞百人人取一指以為傳飾至于日中使百指滿設勤奉遵則道德備矣便以劍授指鬘受劍聞告愕懼心懷愁感設違教旨非孝弟子順而行之

畏陷失理奉劒而退垂淚言曰淨修
梵行則梵志法孝養父母則梵志法
修為衆善則梵志法不邪正歸則梵志
法柔和仁惠則梵志法弘慈四等則
梵志法得五神通則梵志法超上梵
天則梵志法今暴伐煞非法失理躊
躇懊惱當如之何即詣前樹四衢路
側悲怒激憤惡鬼助禍耗乱其心瞋
目嘖吒四顧遠視如鬼師子如虎狼
獸跳騰馳踊色貌可畏行者四集悉
當趣城即奮長劒多所煞害莫不逃
怖值無遺脫去來往返而无覺者無
數之衆稱怨悲叫入趣王宮告有逆
賊遮截要路害人不少唯願天王為
民除患時諸比丘入城分衛見諸告
者恐怖如是分衛還出飯食畢訖往
詣佛所稽首足下白世尊曰見國人
衆王宮門告大逆賊名曰指鬚手執
利劒多所危害體掌汙血路無行人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且止吾往
救之佛從坐起尋到其所道逢莝牧
荷負載乘佃居民衆白世尊曰大聖
所湊勿由斯路前有逆賊四邀道斷

取煞狼藉唯改所從又且獨步無侍
衛故也世尊告曰設使三界盡為寇
虜吾不省録況一賊乎指鬚之母怯
子不歸時至不食懼必當飢賫餉出
城就而餉之日欲向中百指未滿恐
日移昳道業不具欲還害母以充其
數佛念指鬚若害母者在中止罪不
可救佛便忽然住立其前鴦掘摩見
佛捨母如師子步往迎世尊心自念
言十人百人見我馳迸不敢當也吾
常奮威縱横自恣況此沙門獨身而
至今我規畜必剿其命即執劒趣佛
不能自前竭力奔走亦不能到則心
念曰跳度江河解諸繫縛捉排勇猛
曾無疋敵重關固塞无不開闢而此
沙門徐步裁動我走不及殫盡威勢
永不摩近指鬚謂佛沙門且止佛告
逆賊吾止已來其日久矣但汝未止
時鴦掘摩遥以偈頌曰
寂志語何謂　自去已停跱　斯言何所趣
以我為不止　今佛云何立　謂身行不住
又以我若兹　願說解此義　指鬚聽佛住
世尊除君過　汝走無智想　吾定尒不止

吾安住三脫　樂法修梵行　汝獨馳癡想
懷害今未止　大聖無極慧　讚寂於四衢
尋聞所說罪　聽采詠法義
於是指鬚心即開悟棄劒稽首自投
于地唯願世尊恕我迷謬興害集指
念欲見道僥頼慈化乞原罪疊垂哀
接濟得使出家受成就戒佛則授之
即為沙門
尒時世尊威神魏魏智慧光明結加
趺坐賢者指鬚翼從左右還至祇樹
給孤獨園指鬚蒙化衆祐所信諸尊
弟子亦共攝持其族姓子下鬚髮者
則被法服以家之信捨家為道具足
究竟無上梵行得六通證生死已斷
稱舉淨德所作已辦解名色本即得
應真
時王波私匿晉号和悅與四部衆象
馬步騎嚴駕出往欲討穢逆其身疲
獘而被塵土過詣佛所稽首足下佛
問王曰從何所來身被塵土王白佛
言唯然世尊有大逆賊名鴦掘摩兇
暴懷害斷四邀道手執嚴刃傷煞人
民今故庄勒四部之衆欲出討捕是

時指鬘在會中去佛不遠佛告王曰指鬘在此已除鬚髮今為比丘本與云何王白佛言已志于道無如之何當盡形壽給其衣食卧起牀坐病瘦醫藥又問世尊唯然大聖囚害逆人焉得至道履行家義乎今為安在佛告王曰近在斯坐王遥見之心即懷懼衣毛為竪佛言大王莫恐莫懼今以仁賢無復逆意王造禮之謂曰賢者是指鬘乎荅曰是也王又問曰仁姓為何曰奇角氏又問何謂奇角氏曰父本姓王曰唯奇角子受吾供養衣食牀卧病瘦醫藥各盡形壽即然所供王以獲許稽首辭還歎世尊曰能調諸不調能成諸未成安往毒大慈無所不開道消伏患逆使充法會亦令梨遮逐斯調定我國多事意欲請退佛告便去從志所湊王礼佛足稽首而歸

介時賢者指鬘處於閑居服五納衣明旦持鉢入舍衛城普行分衛見有諸家懷妊女人月滿產難心歸怙之問指鬘曰欲何至趣唯蒙救濟指鬘

得供出城食畢澡竟去器獨坐加肩詣佛稽首白世尊曰我朝晨具著衣持鉢入城分衛見女人臨月欲產恐難懼求救護佛告指鬘汝便速往謂女人曰指鬘言至誠不虛從生已來未常煞生審如是者姊當尋生安隱無患指鬘白佛我作衆罪不可稱計煞九十九人一不滿百而發此言豈非兩舌乎世尊告曰前生異世今生不同是則至誠不為妄語如斯用時救彼女厄即奉聖旨往到女許如佛言曰如我至誠所言不虛從生以來未曾煞生當今大姊安隱在產所言未竟女尋殃軀兒亦獲安

介時指鬘入舍衛城群小童獻見之分衛或瓦石擲或以箭射或刀斫刺或杖捶擊賢者指鬘破頭傷體衣破裂還詣佛所稽首足下起於佛前頌曰

我前本為賊　指鬘名普聞　大測以枯竭
則歸命正覺　斯以成忍辱　還佛開化衆
聽經常以時　是故無蹟導　今已歸命佛
受真諦法戒　遠得三通達　則順諸佛教
苦暴懷兇毒　多傷衆類命　雖古多所危

吾今名無害　身口所犯過　志懷煞害心
其不危他餘　未曾遭諸厄　又復無過去
持其法寂然　應受囚暴名　自調成仁賢
以才一調定　如鈎調諸象　如来成就我
無劒亦无杖　其前為放逸　然後能自制
彼明焰於世　由日出於雲　假使犯衆惡
不斷衆善德　彼明焰於世　由雲消日出
希新學比丘　熏修於佛教　其明焰於世
如月盛滿時　其有犯衆罪　當歸於惡道
不復難諸患　服食無所著　亦不求於生
未曾會德死　唯須待時日　心常志於定
如是鴦掘摩　已得成羅漢　在佛世尊前
口自頌斯偈

佛說如是賢者指鬘及諸比丘衆聞經歡喜

佛說鴦掘摩經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一八二頁中二行譯者，資、磧、普、南、徑、清作「西晉三藏法師竺法護譯」。

一　一八二頁中七行「諮諏」，資、磧、普、南、徑、清作「諮趣」。

一　一八二頁中八行「晉曰指髮」，資、磧、普、南、麗作夾註；徑、清無。

一　一八二頁中一〇行「安祥」，諸本（不含石，下同）作「安詳」。

一　一八二頁中一一行「室主」，資、磧、普、南、徑、清作「室生」。

一　一八二頁中一五行「惶悼」，諸本作「悼惶」。

一　一八二頁中二〇行「趣患急」，諸本作「赴趣患急」。

一　一八二頁中二一行「寬濟」，資、磧、普、南、徑、清作「救濟」。

一　一八二頁中末行「蛇蝘」，資作「蛇蜴」；磧、普、南、徑、清作「蛇繼」；磧、普、南、徑、清作「蛇經」。

一　一八二頁下一行第三字「衰」，資、磧、普、南、徑、清作「喪身」；麗作「衰」。

一　一八二頁下二行第二字「裂」，資、磧、普、南、徑、清作「摧裂」。

一　一八二頁下五行「来見」，資、磧、普、南、徑、清作「来相」。

一　一八二頁下六行「摧捽」，資、磧、普、南、徑、清作「摧碎」。

一　一八二頁下八行「指治」，諸本作「掠治」。

一　一八二頁下一〇行「閨門」，諸本作「閨閤」。

一　一八二頁下一四行「没墮」，資、磧、普、南、徑、清作「死墮」。

一　一八二頁下一五行第三字「置」，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八二頁下一六行「告曰」，資、磧、普、南、徑、清作「告之曰」。

一　一八二頁下一七行「升堂」，資、磧、普、南、徑、清作「計昇堂」。

一　一八二頁下一八行「所先」，諸本作「所告」。

一　一八二頁下一九行「限於」，諸本作「晨於」。

一　一八三頁上三行「不邪」，資、磧、普、南、徑、清作「不矯」。

一　一八三頁上七行「前樹」，資、磧、普、南、徑、清作「叢樹」。

一　一八三頁上八行「激憤」，資、磧、普、南、徑、清作「憤憤」。同行「耗乱」，諸本作「耗乱」。

一　一八三頁上九行末字「狼」，資、磧、普、南、徑、清作「猛」。

一　一八三頁上一三行「入趣」，資、磧、普、南、徑、清作「入赴」。

一　一八三頁上一四行「天王」，徑、清作「大王」。

一　一八三頁上一八行「王宮門告」，資、磧、普、南、徑、清作「詣王宮門告有」；麗作「詣王宮門告」。

一　一八三頁上二二行「民衆」，資、磧、普、南、徑、清作「衆民」。

一　一八三頁上末行「勿由」，資、磧、普、南、徑、清作「無由」。同行及下二二行「四邀」，諸本作「四徼」。

一　一八三頁中一行「取熟」，資、磧、普、南、徑、清作「所熟」。同行第一三字「無」，資、磧、普、南、徑、清作「無有」。

一　一八三頁中五行「就而餉之曰欲向中」，資、磧、普、南、徑、清作「就如餉之日向欲中」。

一　一八三頁中六行第三字「昳」，資、磧、普、南作「跌」；徑、清、麗作「昳」。

一　一八三頁中七行「中止」，諸本作「不中止」。

一　一八三頁中八行「鶩掘摩」，諸本作「時鶩掘摩」。

一　一八三頁中一〇行「不敢」，資、磧、普、南、徑、清作「莫敢」。

一　一八三頁中一一行末字至次行首字「而至」，資、磧、普、南、徑、清作「如此」。

一　一八三頁中一二行「今我」，徑、清作「今當」。同行第一〇字「即」，資、磧、普、南、徑、清作「便」。

一　一八三頁中一四行「跳度」，諸本作「我跳度」。同行「捉排」，資、磧、普、南、徑、清作「捉捭」；麗作「投捭」。

一　一八三頁中一五行「開闔」，資、磧、普、南、徑、清作「開闢」；麗作「開闔」。

一　一八三頁中二二行「願說解此義」後，諸本有「於是世尊爲指髮頌偈而告之曰」一行。

一　一八三頁中末行「世尊除君過汝走無智想　吾定尒不止」，資、磧、普、南、徑、清作「世尊降群愚　汝走無知想　吾定尒不住」。

一　一八三頁下一行「癡想」，資、磧、普、南、徑、清作「疑想」。

一　一八三頁下二行「未止」，資、磧、普、南、徑、清作「不止」。同行「讚寂」，資、磧、普、南、徑、清作「講寂」。

一　一八三頁下三行「詠法義」，資、磧、普、南、徑、清作「訓法義」。

一　一八三頁中一四行「心即」，徑、清作「心自」。

一　一八三頁下九行「光明」，資、磧、普、南、徑、清作「光光」。

一　一八三頁下一一行「諸尊」，資、磧、普、南、徑、清作「諸賢」。

一　一八三頁下一三行「則被」，資、磧、普、南作「即披」；徑、清作「即被」。

一　一八三頁下一五行「淨德」，資、磧、普、南、徑、清作「清德」。

一　一八三頁下一七行「晉号和悅」，資、磧、普、南、麗作夾註；徑、清無。

一　一八三頁下一八行「出往」，諸本作「出征」。同行「其身」，資、磧、普、南、徑、清作「王身」。

一　一八三頁下末行「匡勒」，資、磧、普、南、徑、清作「揔勒」。

一　一八四頁上一行「在會中」，諸本作「在於會中」。

一　一八四頁上二行「本與」，資、磧、普、南、徑、清作「本舉」。

一　一八四頁上六行「家義」，諸本作「寂義」。

一　一八四頁上一一行「又問」，資、磧、普、南、徑、清作「也又問曰」。

一　一八四頁上一四行「以獲」，資、磧、普、南、徑、清作「唯獲」。

一　一八四頁上一五行「安往」，諸本作「安住」。

一　一八四頁上一六行第六字「道」，資、磧、普、南、徑、清作「導」。

一　一八四頁上一七行「梨遮逐斯」，諸本作「黎庶逮斯」。

一　一八四頁上一八行「從志所湊」，資、磧、普、南、徑、清作「從心所奉」；麗作「從志所奉」。

一　一八四頁中一行「加肩」，諸本作「加敬」。

一　一八四頁中三行第七字「見」，諸本作「見有」。

一　一八四頁中三行至次行「恐難懼求救護」，資、磧、普、南、徑、清作「產難恐懼求見擁護」；麗作「產難恐懼求見救護」。

一　一八四頁中五行「指掌」，諸本作「如指掌」。

一　一八四頁中六行「未常」，資、磧、普、南、徑、清作「未曾」；麗作「未嘗」。同行「尋生」，資、磧、普、南、徑、清作「尋產」。

一　一八四頁中一〇行「如斯」，資、磧、普、南、徑、清作「汝斯」。

一　一八四頁中一一行「女許」，普、南、徑、清、麗作「女所」。

一　一八四頁中一三行「熟生」後，諸本有「審如是者」四字。

一　一八四頁中一五行「童蔽」，南、徑、清、麗作「童蔽」。

一　一八四頁中一七行至次行「破裂還」，資、磧、普、南、徑、清作「服破碎往」；麗作「服破裂還」。

一　一八四頁中一八行「足不起於佛前」，資、磧、普、南、徑、清作「禮畢而歎」。

一　一八四頁中二〇行「以成」，資、磧、普、南、徑、清作「以戒」。同行「還佛」，諸本作「遠佛」。

一　一八四頁中末行「苦暴」，諸本作「昔暴」。

一　一八四頁下三行「持其」，資、磧、普、南、徑、清作「值母」。

一　一八四頁下七行「善德」，資、磧、普、南、徑、清作「菩提」。

一　一八四頁下八行「熏修」，諸本作「勤修」。

一　一八四頁下九行「惡道」，資、磧、普、南、徑、清作「惡趣」。

一　一八四頁下一〇行「服食」，資、磧、普、南、徑、清作「飲食」。

一　一八四頁下一一行「會德」，資、磧、普、南、徑、清作「貪惡」。

一　一八四頁下一五行「歡喜」，麗作「歡喜奉行」。

一　一八四頁下卷末經名，資、磧、普作「鴦崛摩經」。